

世界大案选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世界大案选

汪宗兴 李玉安 选编

上海新华书店公司

世界大案选

汪宗兴 李玉安选编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武定西路1251弄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字数247,000

1987年6月新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I—80,000

统一书号: 6311·10 定价: 1.88元

序 言

随着世界范围内新的技术革命的兴起，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也在不断变换手法。当然，现代科学技术与刑事犯罪活动本身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但是，犯罪分子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作案的手段越来越狡猾，越来越隐蔽。当前，国外政局动荡不定，犯罪分子谋杀国家领导人和政治人物的事件日益增多，已成为犯罪活动的新动向。作为司法人员，不仅要懂得法律，懂得与破案联系的现代技术，而且要了解研究国外刑事犯罪的作案手段和侦破技术。汪宗兴和李玉安两位同志从国外闻名于世的要案奇案中，选择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汇编成《世界大案选》。内容有行刺、绑架、贿赂国家领导人及其著名人物的案件；有轰动世界的政治谋杀案件及其他重大刑事案件等。

《世界大案选》的出版，为我国从事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工作的干警和法学界以及大专院校的师生研究国外的刑事犯罪活动和破案技术提供了参考资料，以便更好地搞好我国的社会治安，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广大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国外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法律与生活内容，从中受到启发，提高辨别能力，增强法制观念，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刘佑生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拿破仑被谋杀之谜·····	1
“黑银枪鱼”落网记·····	25
萨达特之死·····	34
阳台上的枪声·····	51
阿希乔案审理前后·····	67
神龙行动·····	79
神秘的新闻人物·····	95
参议员死里逃生·····	105
华盛顿大血案·····	116
布莱尔大厦前的枪战·····	134
莫罗总理被绑架惨案·····	142
虎口脱险的将军·····	161
同床异梦·····	168
朴正熙血溅宫井洞·····	181
劫持丘吉尔·····	208
里根被刺案·····	232
被历史唾弃的人·····	239
大独裁者的末日·····	245
“希特勒日记”诈骗案始末记·····	264
美国数位总统被暗杀真相·····	295
焚烧希特勒的尸体·····	305
林肯之死·····	325

拿破仑被谋杀之谜

拿

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狂热的政治野心，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并自行加冕称帝，亲率铁骑纵横驰骋，不仅使法国腐朽的波旁王朝土崩瓦解，也令欧洲大陆的封建政体望风披靡。但拿破仑毕竟属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连年的对外侵略和对人民的奴役，导致他和他的帝国不可避免地崩溃覆亡。1815年10月，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大败以后，根据巴黎和约被囚禁于英属圣赫勒拿岛，仅过六年，就怀着“刀扎般的疼痛”与世长辞。对于这位显赫一时的法兰西皇帝之死，百余年来曾有过不少争议，众说纷纭，仍为一个难解的世界之谜。一九八四年美国《读者文摘》刊发了本·韦德纳和大卫·哈普古德合著的传记小说，终以缜密的推理和确凿的证据，揭开了这个世所瞩目的谜底。

皇 帝 之 死

1821年5月5日的黄昏，被称为“海洋中隆起的黑痣”的圣赫勒拿岛，象往常一样响起了英国驻军从炮台发出的炮声，炮声在蒙蒙的雾霭和东南风中隆隆作响，象是预告夜幕行将降临，又象是显示凯旋者的威严和力量。

然而，被禁锢在岛上“长林”的法国流放者们，此时此刻，对惯闻的炮声却置若罔闻。在杂乱无章、阴暗潮湿的皇帝

卧室里，医生、内侍、神甫和帝国的两名将军，忧郁地凝望着昏睡床上的皇帝，木然伫立。空气仿佛冻结了，室内出现死一般的沉寂。人们知道，这位自四月就经常呕吐和虚脱的皇帝，已无法承受体内剧痛的折磨，死神在向他召唤，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了。

“我……我死了，要……要进行……尸体解剖……”皇帝痛楚地呻吟，发出喃喃的梦呓。

波拿巴家族选派的私人医生安通马尔基，躬身站在皇帝床前，按着拿破仑的手脉，绞尽心机想减轻皇帝的病痛，延长皇帝的生命，可他只有无能为力地紧蹙眉头，盯着怀表默默地数着时间，一秒、两秒……十五秒……三十秒……终于，他轻轻地放下皇帝的手腕，垂头悄声地宣告：

“他的灵魂归天了！……”

这位威震欧洲、名扬全球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就这样身处万里汪洋之中，在强敌的严密监守之下，怀着壮志未酬的遗恨和难忍的绞痛，于这天下午五时四十九分长离人世。四天以后，他被埋葬在圣赫勒拿岛一块人迹罕至的荒地上。

但是，事情并未终结。拿破仑·波拿巴之死，留下一个个令人深思的疑窦。象他这样剽悍健壮的盖世英豪，为何只能活五十二个春秋？倘说患病身故，患的是何种不治之症？面对强敌“反法同盟”和复辟的波旁王朝，他会不会遭人暗算谋害？……

尸 检

遵照皇帝临终前的遗嘱，也为了澄清皇帝的死因以消除莫衷一是的猜疑，拿破仑死后的第二天，英国当局和法国流放人员，决定共同对拿破仑的遗体解剖检查。

尸检择定在“长林”拿破仑住所的弹子房进行。这间弹子房，是拿破仑流放孤岛常常展示作战地图缅怀昔日战役的场所，也是住所比较宽敞明亮便于尸检的地方。参加尸检的共有八名

医生，其中有七名是英国人，只有安通马尔基是拿破仑的同乡科西嘉人。医生们围着安放在桌面上的拿破仑赤裸的遗体，一个个神色凛然，显得局促紧张。他们十分清楚，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尸检，其作出的结论，将远远超越医学的范畴，具有波及世界舆论的政治影响，因而也直接关联着切身的利害安危，不能不万分谨慎从事。

医生们心照不宣的忧虑，决非杞人忧天。在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之初，就发信向英国当局抗议，抱怨“长林”是岛上最荒芜的地方，经常雨水泛滥或大雾弥漫，受到英国军官虐待，宣称“这样对待流放者将激起全人类世世代代的义愤”；而英国当局则针锋相对地声言：“长林是非常有益健康的岛上最赏心悦目而又最卫生的地方。”后来，当拿破仑棒实的身体一天天浮肿衰弱的时候，法国流放者与英国当局的争执更趋激烈。流放者指控英国政府蓄意让拿破仑来这个孤岛困死。圣赫勒拿岛的英国总督赫德森·洛竭力辩解，为了推卸有损名声的责任，竟把诊断拿破仑患肝炎的一名英国军医送上了军事法庭……

下午两点，尸检开始了。按拿破仑生前的要求，由他的同乡安通马尔基医生主检，英国医生在一旁监督协助。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折腾，小心翼翼的八名医生呈交了四份尸检报告；这些报告均无明确的诊断结论，意见也有分歧。但是，他们对拿破仑的胃出现溃烂却都是肯定的。安通马尔基认为“象癌的症状”，英国医生中也有人持类似看法。这似是而非、含糊其辞的“意见”，如风传播，致使当时的人们认定拿破仑死于胃癌。

英国总督赫德森·洛接读医生们呈递的尸检报告，感到无需承担不利的后果，大大松了口气。可对其中一份英国医生的报告，他还是不无忧虑。这份报告写道：“死者肝脏比正常肥大。”这样刺目的言辞，难保不会助长人们对圣赫勒拿岛环境卫生的猜测，以致可能对他和他的政府惹起无法预料的纠葛麻烦。于是，他命令呈写这份报告的医生，当即把这句颇不顺心

的语句删除了。

7月25日，法国流放者们离开圣赫勒拿岛，在开赴英格兰的船上，帝国的将军蒙托隆和贝朗特拿出了拿破仑的遗书。两位将军都是拿破仑的亲信，在艰难的流放岁月里，他们朝夕陪伴皇帝，可谓尽职尽责，矢志不渝；而贵族出身的蒙托隆将军表现得更为忠心，深受皇帝的赏识。他们捧着皇帝的遗书，虔诚地逐字细读。这份由拿破仑亲笔签署的遗书，不仅是皇帝私人遗产馈赠后人的依据，也是否定医生尸检报告的驳词。拿破仑在遗书中写道：“我死得过早”，“是英国政府及其雇佣人员谋害了我。”

是胃癌？是谋害？拿破仑之死，究竟出于何种缘因呢？……

牙科医生的怪癖

围绕拿破仑的死因，各持己见的人们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论战；一百三十余年过去了，却仍无令人折服的结论。

1955年秋天，瑞典哥德堡市郊有个叫斯坦·福舒特的牙科医生，也许是出于上帝的安排，他悄悄地跨向了这场论战的行列。他年逾半百，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颊，神情古板执拗，乍一看，那模样真有点象堂·吉河德的再生。他虽然是个牙科医生，却爱深钻生物学和药理学，更偏好有关拿破仑的文献专著。他对拿破仑的研究潜心入迷竟至他的家里都成了拿破仑的小型展览馆。墙上挂满拿破仑各种仪态的画像，桌上陈列拿破仑的雕塑，连食橱里也置放着有象征拿破仑的雄蜂标记的陶瓷；至于有关拿破仑的报刊书籍，更比比皆是，琳琅满目。

这天，福舒特吃过晚餐，拿起了一本新购来的《回忆录》。书的作者路易·马尔尚是当年拿破仑的内侍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在圣赫勒拿岛的流放期间，他一直形影不离地跟随拿破仑。拿破仑葬身孤岛之后，他归回法国，尽管复辟的波旁王朝对波拿巴分子搜捕残害，他却甘冒家破人亡的风险，苦心

孤诣地写出了《回忆录》。这部珍贵的文献手稿，马尔尚在临终前交给了他的女儿；直到本世纪中叶，经马尔尚女儿后裔的许可，才能出版问世。

对马尔尚的情况，福舒特通过别的专著早有所知，因而对这本《回忆录》也格外重视。很久以来，福舒特便把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覆灭和拿破仑过早地夭亡，看成是十九世纪初期的两大时代悲剧，故此怀着特殊的兴致，密切地关注着拿破仑死因的争论。然而，直至目前的所有观点，他都认为不过是建立在当年尸检报告基础上的老生常谈，而那四份在某种高压下写出的尸检报告，含糊其辞，矛盾百出，本身就难以立足。可要驳斥种种捕风捉影的观点，福舒特又感到两手空空，缺乏有力的证据。也许，这个跟随拿破仑多年的内侍长的《回忆录》，能够提供一些证据或新的线索吧？……

福舒特认真地翻阅着《回忆录》，透过字里行间，仿佛看见拿破仑患病的情景：面色蜡黄，双颊膨胀如袋，脚踝关节的肌肉浮肿得直垂，盖住鞋沿……剽悍英俊的身躯，变得象一头笨熊，行动艰难迟缓，以致他想站起来的时候，不得不一手撑住桌面，一手扶着内侍的肩膀……肿，肿！福舒特征住了，放下书本，默默地思量起来。是的，所有的胃癌患者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无一例外是骨瘦如柴，为何拿破仑却浑身浮肿？不，拿破仑绝非死于胃癌；他的死亡，可谓与癌症无关。但福舒特费解的是，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论战中，竟无一个人提及。这，难道是人们的疏忽大意吗？

既然要推翻长期以来广为流传的“胃癌”之说，就必须找出拿破仑之死的真正缘由。这天晚上，一向无忧无虑的福舒特失眠了。他辗转床褥，苦苦地回溯曾经阅读过的专著和史料；于是，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期间的的生活图景，一幅幅在他的眼前展现开来……

往事之一·憋气的流放

对于浩瀚无垠的大西洋来说，狭长的圣赫勒拿岛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弹丸之地；况且它孤零零地置于万里汪洋之中，与世隔绝，离最近的南非开普敦也有1750英里；加上岛上阴雨迷雾连绵不断，到处都是寸草不生的荒山野岭，这对习惯于城市生活的人们，无异是一座冷森空寂的坟墓。

1815年10月17日，拿破仑及其随从人员，乘着英国军舰“诺森伯兰”号，远涉重洋，迢迢千里地登上了圣赫勒拿岛，寄居在一座名叫“荆园”的小别墅里。这座别墅的主人威廉·巴尔科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热情好客，受人尊敬。他有两个天真活泼的女儿，经常和拿破仑玩牌嬉戏。有一次，拿破仑扮瞎子和小妹妹贝特西·巴尔科姆捉迷藏，贝特西不顾有损皇帝的威严，竟公然喊拿破仑“波尼”。对这个大为不恭的贬称，拿破仑听了不仅不生气，反而为这个年仅14岁的毛丫头的稚气高兴异常。25年后，贝特西·巴尔科姆女士在伦敦发表文章，记述她当年初见拿破仑的情景：

“那天，我第一次举目翫望这个大名鼎鼎的皇帝，既害怕，又高兴。他骑在乌黑发亮的骏马上，昂首挺胸，脸上露着淡淡的笑容，显得英武轩昂，神彩照人，比油画上的皇帝形象更堪瞩目，更觉非凡。刹时，我感到心房怦怦跳动，完全被一种莫名的神奇魅力吸引了。”

由此可见，拿破仑初到圣赫勒拿岛的时候，心绪还是愉快的，身体也很健旺，但过了七个星期，拿破仑从“荆园”搬迁到“长林”以后，他在圣赫勒拿岛最愉快的生活便告结束了。

“长林”是海拔1730呎的高地，顶部点缀着桉树的一小块平地上，新盖起共有十一个房间的住宅。其中五间供拿破仑使用，另外三间归他的将军蒙托隆一家，其余三间给了内侍随从。站在住宅门前，可见高地周围光秃秃的悬崖深谷；眺望波

涛滚滚的洋面，四艘常驻的英国军舰穿梭巡弋，那一尊尊引颈待发的大炮，与环列岛岸的炮台遥遥相照。面对这铁桶似的围困，拿破仑变得郁郁寡言，常常雷霆大发，厉声责骂英国当局和他的随员们。1816年4月14日，英国派来的新总督赫德森·洛接收了圣赫勒拿岛的权力，很快对法国流放者加严了拘禁规则，把拿破仑原来可以自由活动的12平方哩改为8平方哩；而且不待太阳落山，身穿红色军服的英国士兵便出现在“长林”住宅附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逼得流放者难以喘气。赫德森·洛的防患措施，使喜欢在黄昏散步闲逛的拿破仑气恼至极。作为对新总督的报复，他借口“得不到供给的微薄生活”，辞退7个仆人，减少酒的消耗，并下令卖掉一些银制餐具，以激起公众舆论对新总督的谴责。

拿破仑心绪忧烦，可身体还是安然无恙。他精力充沛，绞尽心机摆脱守卫者的控制，与曾经被他主宰过的世界通讯联系，梦寐以求地希冀东山再起。为此，他每天坚持学英语，正如他在一封信里谈到的：

“自六星期学习英语以来，如能学五十词一天，我能认二千二百词。你会同意学习语言是一大劳动，他一定要在少年做它……”

这封信是拿破仑用英文写的，文句出现不少谬误；但也可以列为拿破仑此时身体状况良好的佐证，在这段时间里，他为了争分夺秒地工作和学习，往往拒绝医生的检查，他认为这是多余的关心……

往事之二·明争暗斗

跟随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的四位帝国侍臣中，最为得宠的是作为皇帝秘书的拉斯卡斯将军。他颇有文才，精通英文，对英国民族了如指掌。拿破仑多次向他暗示，他将得到最大的重用。拉斯卡斯的才能和得宠使皇帝身边的古尔戈、贝

特朗和蒙托隆三位将军嫉火怒燃。他们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谙熟制造和散播种种流言蜚语，竭力要把拉斯卡斯搞垮。古尔戈宣称拉斯卡斯来圣赫勒拿岛，无非是“想博得世人称道，写点轶事捞一笔钱”；贝特朗和蒙托隆指责拉斯卡斯“老奸巨滑”，“不久就要离开这个小岛”。这三位将军对拉斯卡斯的联合攻击，不久就大获全胜。1816年11月，拉斯卡斯把两封密信缝在一件背心里，交给一个黑白混血的仆人寄往欧洲，被英国总督赫德森·洛查出，当即遭到逮捕，送回法国。

但是，拿破仑身边的各种纠葛并未结束。本来结成同盟的三位将军，出于对拿破仑的忠诚和争权夺利，形成了新的矛盾冲突，而且与日俱增，演出了一出出难以终场的人间喜剧。

曾在战火硝烟中舍死忘生保过驾的古尔戈将军，由于在孤岛上只能管饲养十二匹马的马厩，大动肝火，与蒸蒸日上的蒙托隆将军不时争吵，当着蒙托隆的面骂他的夫人是拿破仑的“情妇”。古尔戈的责骂实属无情，却也非造谣中伤。一次，性情暴躁的古尔戈闯进皇帝卧室，惊异地看见蒙托隆的夫人阿尔宾赤身露体，正百般柔情地陪伴着拿破仑……尽管古尔戈公然辱骂，可文质彬彬的蒙托隆一点也不生气，傲视着暴跳如雷的古尔戈，置若罔闻。古尔戈没有骂倒蒙托隆，自己的日子却每况愈下，百般无奈之中，他总是向拿破仑抱怨，还说他的生活孤独，没有女人。此时，拿破仑就要大声吼叫：“女人，女人！你要是不去想她，不就没有事了吗？！……”在角逐中处于劣势的古尔戈，最后要求与蒙托隆决斗，但拿破仑坚决禁止。绝望的古尔戈只好借身体不适，挥泪向拿破仑告别，含恨抱屈地离开了圣赫勒拿岛。

古尔戈走后，高级侍臣只剩下贝特朗和蒙托隆两位将军。贝特朗是个身材颀长的美男子、聪明机智，风度优雅，但脾气急躁，习惯于家庭生活。他的夫人范妮身段苗条，热情奔放，虽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却不失贵妇的端庄雍容，显得楚楚动人。至于年青的蒙托隆夫妇，风华正茂，更是容光焕发；或许

是由于他们出身贵族，甘愿舍弃巴黎的豪华生活来孤岛侍奉皇帝，使拿破仑铭感心怀，因此格外青睐，在“长林”住宅分出三个房间给他们居住，毗邻共处，朝夕相伴。贝特朗和蒙托隆为争夺皇帝的欢心，彼此费尽心机，但贝特朗很快败北。传说的原因颇多，其主要的一点，便是贝特朗夫人范妮坚持疏远拿破仑，没有随同皇帝迁住“长林”，而独居在一哩外的叫“哈茨门”的别墅。于是，多年跟随拿破仑的贝特朗失宠，皇室的内务大权被后来居上的蒙托隆将军独揽了。

英国总督森严的禁锢，侍臣们的勾心斗角和纷纷离去，使拿破仑陷入“绵延的痛苦”之中。他懒于出户，以策谋对付英国总督和口授回忆录消磨时光；有时百无聊赖，让内侍给他读剧本。他听着听着，便不由自主地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往事之三·死神的降临

圣赫勒拿岛的囚禁生活和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造成拿破仑极大的精神重负，无疑对他的身心大为不利。但是，仅仅这些因素，对拿破仑结实异常的体质，还不足以威胁生命的存在。1819年下半年至1820年下半年，他穿着单衣，戴着阔边帽，常在“长林”的庭院漫步；有时心血来潮，就敲铃集合所有的随员排成队列；他站在队列前面，神采奕奕地用手比划，教导随员们如何以连续齐射的火力，把敌方的骑兵打个人仰马翻。这些活动，对拿破仑的身体是有益的，证明他这一期间还是健康的。

然而，自1820年下半年起，拿破仑日渐虚弱。他对他的医生奥马拉诉说：“常常筋痛”，“脚站不起来”，“牙齿松动，不能嚼东西，一碰就出血。”奥马拉经过检查，认为这是“恶劣的气候引起的不适”，却无明确的诊断。

医生的回答是轻描淡写的，但拿破仑却忧心忡忡，不由念及古尔戈将军曾经提到的“酒中毒”。早在1818年6月，拿破

仑为了表示对古尔戈的关怀，曾赏赐一瓶康斯坦次酒，这种酒是南非高贵的名酒。拿破仑每餐必喝两杯，受宠若惊的古尔戈得到皇帝恩赐的名酒，当即开瓶畅饮，岂料喝后肚子非常难受。为此，他对拿破仑发出警告，要拿破仑当心“酒中毒”，身处孤岛的拿破仑，把英国总督赫德森·洛称作“奉命前来杀人的刽子手”，对复辟的法国波旁王朝梦寐以求要把他置入死地的情况，也有所了解，听了古尔戈的警告，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于是特地挑选“荆园”的英国挚友威廉·巴尔科姆经办伙食。他说：“巴尔科姆是诚实的人，是决不会害我的。”

拿破仑记起古尔戈的警告，联想到几乎被遗忘的一件事。前不久，在进晚餐的当儿，有个叫西比亚尼的仆人突然倒地，痛得直滚，不到两天便一命归天。奥马拉医生检查，确定西比亚尼死于急性肠炎。因为死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仆人，对他的猝死，拿破仑并未引起重视；后来再也无人过问此事，作为神圣的皇帝则更置之脑后了……

从未放弃重振旗鼓愿望的拿破仑，是绝不甘心让生命之火熄灭的。可他的身体日益衰败，奥马拉再三检查，也找不出病因，只能怀疑是患了肝炎。1821年10月，拿破仑的身体明显地垮下来了。他胸部疼痛，全身浮肿，四肢无力，经常呕吐，还不时出现昏厥。一天，巴尔科姆一家来“长林”探视，看见拿破仑“惨不忍睹”的病状，惊骇莫名，认定“死神已经降临”拿破仑的头上，不禁黯然神伤。

危在旦夕的拿破仑，自知复愈无望，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回光返照之际，立下遗书，吩咐神甫维尼亚利把“长林”那个餐厅布置作为灵堂，以罗马教会圣徒的身份，准备随时归回上帝的怀抱……

死 因 初 探

辗转不眠的长夜，牙科医生福舒特运用搜集的大量资料，

发挥丰富的想象才能，追思着拿破仑当年在圣赫勒拿岛流放的情景。他把流放者的一幅幅人生图画串联一起，前后反复地剖析，即令对看来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也不轻易放过，象淘金者一样不辞其烦地筛滤。他真切地感到，尽管拿破仑抱怨孤岛“气候恶劣”，但岛上的空气是清新的，也不乏海岛常有的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色；况且拿破仑有八平方哩的活动天地，于健康实是有益无害，拿破仑与英国总督的矛盾层出不穷，如某些史料描述的，“正累月经年饱受极其可怕的痛苦折磨”；其实对桀骜不驯的拿破仑，这不过是图谋东山再起演出的一幕幕闹剧而已。至于帝国几位将军的明争暗斗，确使拿破仑颇为不快，以致大发雷霆，可好战成性的拿破仑对类此角逐早已司空见惯，岂会因此而大伤身体元气，弄得一命呜呼？……

排除上述的种种因素，福舒特认为有不少迹象表明，拿破仑之死可能是饮酒中毒。古尔戈喝“御酒”引起绞痛，西比亚尼猝然身亡，就是值得深究的例证。如果饮酒中毒的揣测不是荒诞无稽，那只能有一种解释，便是拿破仑每餐必饮的康斯坦次酒中，有人投置了毒药；因为拿破仑虽然嗜酒贪杯，却非毫无节制，每餐只饮一至二杯，是决不会产生酒精中毒的。这投放的是什么毒药？对药理知识颇有研究的福舒特，对照拿破仑的病况再三思量，得出一个初步的论断：酒内含三氧化二砷——即人们常说的砒霜！

关于用砒霜害人的谋杀案件，早在拿破仑出生之前就屡见不鲜。福舒特记起一本书里记叙的史实。1816年7月11日，拿破仑偕同古尔戈探视蒙托隆的夫人阿尔宾。当时，阿尔宾生孩子不久，成天呆在房里调养，闲着无聊，常找些书刊阅读，拿破仑走进阿尔宾卧室的时候，看见这位高贵可爱的夫人，正专神入迷地读着一本小说。写的是1676年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有个叫马奎斯的贵妇人，用砒霜毒死她的丈夫和弟弟的故事。由于马奎斯精心策划，她的罪行不露痕迹，连法医也难查出。但她的罪行终于败露，被判死刑。临刑之前，她交待了用微量砒

霜长期让被害者服用的罪恶行径，还不惜文笔描绘了被害者砒霜中毒的症状、胸痛、呕吐、腿软、浮肿、虚脱……

马奎斯的被害者的反应，与拿破仑的症状何其相似。福舒特如同发现新大陆般地，情不自禁地推醒酣睡的妻子，激动地嚷道：

“拿破仑死于砒霜中毒，我相信我的揣测是对的！……”

价值千金的头发

自福舒特认定拿破仑是死于砒霜中毒之后，他对拿破仑死因的探究，更是如醉如痴，到了无以复加的忘我境地。为了寻求有说服力的论据，他不惜紧勒腰带集资搜罗关于拿破仑的资料，并把可以争取的空余时间，全部花在三楼书房里，潜心钻研他所定名的“拿破仑案件”。整整四年过去了，福舒特的研究日见成效，他写出不少有关拿破仑的通俗传记作品，发表了一篇篇学究式的论文。在这些作品和论文中，他以无懈可击的论证和酣畅淋漓的文笔，再三地阐述他对拿破仑死因的最新见解，迫切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是，习惯和偏见使人们对无名之辈的声音置若罔闻。直至1959年秋天，见诸国内外报刊所有关于拿破仑死因之争的论著，尚无一篇稍稍提及福舒特的观点；人们对福舒特发表的许多文章，仿佛压根儿未曾见过，以致如同泥牛入海，毫无反响。遭受人世如此不公平的冷漠，真叫福舒特伤心莫名，恼怒万分。他躬身自问，所以造成这样难堪的局面，固然是由于自己缺乏必要的名声；但是否也是自己的论断纯属臆造，人们只能不屑一顾？可仅仅查阅拿破仑私人医生安通马尔基写的病情记录和八名医生的验尸报告，福舒特就可以列举拿破仑患病的22种症状，是符合砒霜中毒所具备的必然反应。

福舒特冷静地思索，意识到要冲破历史形成的偏见和习惯，在论战中独树一帜，获取社会的青睐，光是纸上谈兵是远